

鳩摩羅什，此云童壽，天竺人也，家世國相。什祖父達多，倜儻不群，名重於國。父鳩摩炎，聰明有懿節，將嗣相位，乃辭避出家，東度葱嶺。龜茲王聞其棄榮，甚敬慕之，自出郊迎，請為國師。王有妹，年始二十，識悟明敏，過目必能，一聞則誦。且體有赤鬘，法生智子，諸國娉之，並不肯行。及見摩炎，心欲當之，乃逼以妻焉，既而懷什。什在胎時，其母自覺神悟超解有倍常日。聞雀梨大寺名德既多，又有得道之僧，即與王族貴女，德行諸尼，彌日設供，請齋聽法。什母忽自通天竺語，難問之辭，必窮淵致，眾咸歎之。有羅漢達摩瞿沙曰：「此必懷智子。」為說舍利弗在胎之證。及什生之後，還忘前言。頃之，什母樂欲出家，夫未之許，遂更產一男，名弗沙提婆。後因出城遊觀，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，於是深惟苦本，定誓出家，若不落髮，不咽飲食。至六日夜，氣力綿乏，疑不達旦，夫乃懼而許焉。以未剃髮故，猶不嘗進。即勅人除髮，乃下飲食。次旦受戒，仍樂禪法，專精匪懈，學得初果。

什年七歲，亦俱出家，從師受經，日誦千偈，偈有三十二字，凡三萬二千言。誦《毘曇》既過，師授其義，即自通達，無幽不暢。時龜茲國人，以其母王妹，利養甚多，乃携什避之。什年九歲，隨母渡辛頭河，至罽賓，遇名德法師槃頭達多，即罽賓王之從弟也。淵粹有大量，才明博識，獨步當時，三藏九部，莫不該練。從旦至中，手寫千偈，從中至暮，亦誦千偈。名播諸國，遠近師之。什至，即崇以師禮，從受《雜藏》、中長二《含》，凡四百萬言。達多每稱什神俊，遂聲徹於王，王即請入宮，集外道論師，共相攻難。言氣始交，外道輕其年幼，言頗不遜。什乘隙而挫之，外道折伏，愧惋無言。王益敬異，日給鵝腊一雙，粳米麩各三斗，酥六升。此外國之上供也。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，沙彌十人，營視掃灑，有若弟子，其見尊崇如此。

至年十二，其母携還龜茲，諸國皆聘以重爵，什並不顧。時什母將什至月氏。北山，有一羅漢見而異之，謂其母曰：「常當守護此沙彌，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，當大興佛法，度無數人，

與優波掘多無異。若戒不全，無能為也，正可才明携詣法師而已。」什進到沙勒國，頂戴佛鉢，心自念言：「鉢形甚大，何其輕耶？」即重不可勝，失聲下之。母問其故，答云：「兒心有分別，故鉢有輕重耳。」遂停沙勒一年。其冬誦《阿毘曇》。於〈十門〉、〈修智〉諸品，無所諮受，而備達其妙，又於〈六足〉諸問，無所滯礙。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，謂其王曰：「此沙彌不可輕，王宜請令初開法門，凡有二益：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，必見勉強；二龜茲王必謂什出我國，而彼尊之是尊我也，必來交好。」王許焉，即設大會，請什升座，說《轉法輪經》，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好。什以說法之暇，乃尋訪外道經書，善學《圍陀含多論》。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，又博覽《四圍陀》典及五明諸論。陰陽星算，莫不必盡，妙達吉凶，言若符契。為性率達，不厲小檢，修行者頗共疑之，然什自得於心，未嘗介意。

時有莎車王子、參軍王子兄弟二人，委國請從而為沙門。兄字須利耶跋陀，弟字須利耶蘇摩。蘇摩才伎絕倫，專以大乘為化，其兄及諸學者，皆共師焉，什亦宗而奉之，親好彌至。蘇摩後為什說《阿耨達經》，什聞陰界諸入皆空無相，怪而問曰：「此經更有何義，而皆破壞諸法。」答曰：「眼等諸法非真實有。」什既執有眼根，彼據因成無實，於是研覈大、小，往復移時。什方知理有所歸，遂專務《方等》。乃歎曰：「吾昔學小乘，如人不識金，以鑰石為妙。」因廣求義要，受誦《中》、《百》二論及《十二門》等。

頃之，隨母進到溫宿國，即龜茲之北界。時溫宿有一道士，神辯英秀，振名諸國，手擊王鼓而自誓言：「論勝我者，斬首謝之。」什既至，以二義相檢，即迷悶自失，稽首歸依。於是聲滿葱左，譽宣河外。龜茲王躬往溫宿，迎什還國，廣說諸經，四遠宗仰，莫之能抗。

時王子為尼，字阿竭耶末帝，博覽群經，特深禪要，云已證二果。聞法喜踊，迺更設大集，請開《方等》經奧。什為推辯「諸法皆空無我」，分別「陰界假名非實」。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，恨悟之晚矣。至年二十，受戒於王宮，從卑摩羅叉學《十誦律》。

有頃，什母辭往天竺，謂龜茲王白純曰：「汝國尋衰，吾其去矣。」行至天竺，進登三果。什母臨去謂什曰：「《方等》深教，應大闡真丹，傳之東土，唯爾之力。但於自身無利，其可如

何。」什曰：「大士之道，利彼忘軀。若必使大化流傳，能洗悟矇俗，雖復身當爐鑊，苦而無恨。」

於是留住龜茲，止于新寺。後於寺側故宮中，初得《放光經》。始就披讀，魔來蔽文，唯見空牒，什知魔所為，誓心逾固，魔去字顯，仍習誦之。復聞空中聲曰：「汝是智人，何用讀此。」什曰：「汝是小魔，宜時速去，我心如地，不可轉也。」停住二年，廣誦大乘經論，洞其祕奧。龜茲王為造金師子座，以大秦錦褥鋪之，令什升而說法。什曰：「家師猶未悟大乘，欲躬往仰化，不得停此。」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，王曰：「大師何能遠顧？」達多曰：「一聞弟子所悟非常，二聞大王弘贊佛道，故冒涉艱危，遠奔神國。」什得師至，欣遂本懷，為說《德女問經》，多明因緣空假，昔與師俱所不信，故先說也。師謂什曰：「汝於大乘見何異相，而欲尚之？」什曰：「大乘深淨，明『有法皆空』，小乘偏局，多諸漏失。」師曰：「汝說一切皆空，甚可畏也，安捨有法而愛空乎？如昔狂人，令績師績線，極令細好，績師加意，細若微塵，狂人猶恨其麤，績師大怒，乃指空示曰：『此是細縷。』狂人曰：『何以不見。』師曰：『此縷極細，我工之良匠，猶且不見，況他人耶？』狂人大喜，以付織師。師亦効焉，皆蒙上賞，而實無物。汝之空法，亦由此也。」什乃連類而陳之，往復苦至，經一月餘日，方乃信服。師歎曰：「師不能達，反啟其志，驗於今矣。」於是禮什為師，言：「和上是我大乘師，我是和上小乘師矣。」西域諸國，咸伏什神俊，每至講說，諸王皆長跪座側，令什踐而登焉，其見重如此。

什既道流西域，名被東川，時符堅僭號關中，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。並來朝堅，堅引見，二王說堅云：「西域多產珍奇，請兵往定，以求內附。」至符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，太史奏云：「有星見於外國分野，當有大德智人，入輔中國。」堅曰：「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，襄陽有沙門釋道安，將非此耶？」即遣使求之。至十七年二月，善善王、前部王等，又說堅請兵西伐。十八年九月，堅遣驍騎將軍呂光、陵江將軍姜飛，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，率兵七萬，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。臨發，堅餞光於建章宮，謂光曰：「夫帝王應天而治，以子愛蒼生為本，豈貪其地而伐之乎？正以懷道之人故也。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，深解法相，善閑陰陽，為後學之宗，朕甚思之。賢哲者，國之大寶，若剋龜茲，即馳驛送什。」光軍未至，什謂龜茲王白純曰：「國運衰矣，當有勅敵。日下人從東方來，宜恭承之，勿抗其鋒。」純不從而戰，光遂破龜茲，殺純，立純弟震為主。光既獲什，未測其智量，見年齒尚少，乃凡人戲之，強妻以龜茲王女，什距而不受，辭甚苦到。光曰：「道士之操，不踰先父，何可固辭。」乃飲

以醇酒，同閉密室。什被逼既至，遂其節。或令騎牛及乘惡馬，欲使墮落。什常懷忍辱，曾無異色，光慚愧而止。光還中路，置軍於山下，將士已休，什曰：「不可在此，必見狼狽，宜徙軍隴上。」光不納。至夜果大雨，洪潦暴起，水深數丈，死者數千，光始密而異之。什謂光曰：「此凶亡之地，不宜淹留。推運揆數，應速言歸，中路必有福地可居。」光從之，至涼州，聞符堅已為姚萇所害，光三軍縞素，大臨城南，於是竊號關外，稱年太安。

太安元年正月，姑臧大風，什曰：「不祥之風，當有姦叛，然不勞自定也。」俄而梁謙、彭晃相係而叛，尋皆殄滅。至光龍飛二年，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，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，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，率眾五萬討之。時論謂業等烏合，纂有威聲，勢必全剋。光以訪什，什曰：「觀察此行，未見其利。」既而纂敗績於合梨。俄又郭馨作亂，纂委大軍輕還，復為馨所敗，僅以身免。光中書監張資，文翰溫雅，光甚器之，資病，光博營救療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：「能差資疾。」光喜，給賜甚重。什知叉誑詐，告資曰：「又不能為，益徒煩費耳，冥運雖隱，可以事試也。」乃以五色系作繩結之，燒為灰末，投水中，灰若出水還成繩者，病不可愈。須臾，灰聚浮出，復繩本形。既而又治無効，少日資亡。頃之，光又卒，子紹襲位。數日，光庶子纂殺紹自立，稱元咸寧。

咸寧二年，有猪生子，一身三頭，龍出東廂井中，到殿前蟠臥，比旦失之，纂以為美瑞，號大殿為龍翔殿。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，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。什奏曰：「比日潛龍出遊，豕妖表異。龍者陰類，出入有時，而今屢見，則為災眚，必有下人謀上之變，宜剋己修德，以答天戒。」纂不納。與什博戲，殺棋，曰：「斫胡奴頭。」什曰：「不能斫胡奴頭，胡奴將斫人頭。」此言有旨，而纂終不悟。光弟保有子名超，超小字胡奴，後果殺纂斬首，立其兄隆為主，時人方驗什之言也。

什停涼積年，呂光父子既不弘道，故蘊其深解，無所宣化，符堅已亡，竟不相見。及姚萇僭有關中，亦挹其高名，虛心要請，諸呂以什智計多解，恐為姚謀，不許東入。及萇卒，子興襲位，復遣敦請。興弘始三年三月，有樹連理，生于廣庭，逍遙園葱變為藍，以為美瑞，謂

智人應入。至五月，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，隆軍大破。至九月，隆上表歸降，方得迎什入關，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長安。興待以國師之禮，甚見優寵。晤言相對，則淹留終日，研微造盡，則窮年忘勸。

自大法東被，始于漢明，涉歷魏晉，經論漸多，而支、竺所出，多滯文格義。興少達崇三寶，銳志講集。什既至止，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眾經。什既率多諳誦，無不究盡，轉能漢言，音譯流便。既覽舊經，義多紕[12]僻，皆由先度失旨，不與梵本相應。於是興使沙門僧碧、僧遷、法欽、道流、道恒、道標、僧叡、僧肇等八百餘人，諮受什旨，更令出《小品》。什持梵本，興執舊經，以相讎校，其新文異舊者，義皆圓通，眾心快伏，莫不欣讚。興以佛道冲邃，其行唯善，信為出苦之良津，御世之洪則。故託意九經，遊心十二，乃著《通三世論》以勗示因果，王公已下，並欽贊厥風。大將軍常山公顯，左軍將軍安城侯嵩，並篤信緣業，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，續出《小品》、《金剛波若》、《十住》、《法華》、《維摩》、《思益》、《首楞嚴》、《持世》、《佛藏》、《菩薩藏》、《遺教》、《菩提無行》、《呵欲》、《自在王》、《因緣觀》、《小無量壽》、《新賢劫》、《禪經》、《禪法要》、《禪要解》、《彌勒成佛》、《彌勒下生》、《十誦律》、《十誦戒本》、《菩薩戒本》、《釋論》、《成實》、《十住》、《中》、《百》、《十二門論》，凡三百餘卷。並暢顯神源，揮發幽致。于時，四方義士，萬里必集，盛業久大，于今咸仰。

龍光釋道生，慧解入微，玄構文外，每恐言舛，入關請決。廬山釋慧遠，學貫群經，棟梁遺化，而時去聖久遠，疑義莫決，乃封以諮什，語見〈遠傳〉。

初沙門僧叡，才識高明。常隨什傳寫。什每為叡論西方辭體，商略同異，云：「天竺國俗甚重文製，其宮商體韻，以入絃為善。凡觀國王，必有贊德，見佛之儀，以歌歎為貴，經中偈頌，皆其式也。但改梵為秦，失其藻蔚。雖得大意，殊隔文體。有似嚼飯與人，非徒失味，乃令嘔噦也。」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：「心山育明德，流薰萬由延。哀鸞孤桐上，清音徹九天。」凡為十偈，辭喻皆爾。什雅好大乘，志存敷廣，常歎曰：「吾若著筆作大乘《阿毘曇》，非迦旃

延子比也。今在秦地，深識者寡，折翮於此，將何所論。」乃悽然而止。唯為姚興著《實相論》二卷，并注《維摩》。出言成章，無所刪改，辭喻婉約，莫非玄奧。

什為人神情朗徹，傲岸出群，應機領會，鮮有倫匹者。篤性仁厚，汎愛為心，虛己善誘，終日無勸。姚主常謂什曰：「大師聰明超悟，天下莫二，若一旦後世，何可使法種無嗣。」遂以妓女十人，逼令受之。自爾以來，不住僧坊，別立廨舍，供給豐盈。每至講說，常先自說譬喻，如「臭泥中生蓮花，但採蓮花，勿取臭泥也。」

初什在龜茲，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，卑摩後入關中，什聞至欣然，師敬盡禮。卑摩未知被逼之事，因問什曰：「汝於漢地，大有重緣，受法弟子，可有幾人？」什答云：「漢境經律未備，新經及諸論等，多是什所傳出，三千徒眾，皆從什受法，但什累業障深，故不受師教耳。」又杯渡比丘在彭城，聞什在長安，乃歎曰：「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，杳然未期，遲有遇於來生耳。」

什未終日，少覺四大不愈，乃口出三番神呪，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，未及致力，轉覺危殆。於是力疾與眾僧告別曰：「因法相遇，殊未盡伊心，方復後世，惻愴何言。自以闇昧，謬充傳譯，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，唯《十誦》一部，未及刪煩，存其本旨，必無差失。願凡所宣譯，傳流後世，咸共弘通。今於眾前發誠實誓，若所傳無謬者，當使焚身之後，舌不焦爛。」以偽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，是歲晉義熙五年也。即於逍遙園，依外國法，以火焚屍，薪滅形碎，唯舌不灰。後外國沙門來云：「羅什所誦，十不出一。」

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。外國製名，多以父母為本。什父鳩摩炎，母字耆婆，故兼取為名。然什死年月，諸記不同，或云弘始七年，或云八年，或云十一年，尋七與十一，字或訛誤。而譯經錄傳中，猶有一年者。恐雷同三家，無以正焉